

中国古代服装的结构意识

——东周楚服分片结构探究

文/张玲

摘要:湖北江陵县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服饰,这为开启古代服装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以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女装为考察对象,就其中典型范例展开深入细致的结构研究,从楚服分片的成因入手进而探究楚服结构中分片数量以及尺寸大小的设定原则及参考依据,揭示楚服结构背后的精神要义。通过系列考证以期使中国古代服装的研究从“褒衣博带”的感性认知向“数理考据”的理性判断积极迈进。

关键词:楚服;结构;分片;裁片;尺寸

“褒衣博带”一直以来成为服装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服饰的普遍认知,但这种认知多半停留在以精美刺绣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服装表面形式感的关注与体悟,而深入到服装内在结构的探讨研究则少之又少。毋庸讳言,开展古代服装结构的研究工作所需条件极为苛刻,无出土实物及相关数据支撑可谓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界在不同时期的文物挖掘中先后收获大量精美的纺织服装实物,并从考古学的角度给予严谨的形态考察及尺寸勘测,这无疑为古代服装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遗憾的是,这些考古成果或封存在地区文博馆内或散落在文物出版社发行的考古报告中,并未引起服装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服装结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的荒芜局面。

本文以湖北省江陵县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大批纺织衣物为研究对象,依托荆州博物馆珍藏的大量出土服饰原件、考古现场笔记以及

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挖掘报告为重要研究资源,深入开展对古代东周时期楚国女装结构的研究。本文侧重于东周楚服分片结构的考证与探讨。

1 马山一号楚墓服饰特征

1982年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场一号楚墓出土了大批纺织衣物,墓主为楚国女性,身份为战国中晚期“士”阶层地位较高的贵族妇女。出土衣物保存完整、种类繁多、面料极尽奢华秀丽。衣物共计三十五件之多,其中有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两件、绵袴一件,其余为被衾及其他服饰用品。其中绵袍、单衣、夹衣均为交领右衽直裾,具有褒衣博袖的结构特征,属于上衣下裳在腰部拼缝的“深衣制”。服装依据袖型的不同可分为A型小袖式、B型宽袖式和C型大袖式三种结构类型。其中小袖式两件,一件残损;宽袖式两件,保存较好;大袖式八件,三件残损。在三种不同袖式的服装中,上衣和下裳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结构分片。A

型小袖式上衣八片,下裳八片;B型宽袖式上衣均四片,下裳六片或九片不等;C型大袖式上衣六片到八片不等,而下裳四片到六片不等。^[1]

楚服中缘何出现如此丰富的结构分片?三种不同袖式的服装在分片数量及大小上均存在差异,即便是相同袖式的服装其结构分片也多有不同。在形制清晰的所有衣物中,没有任何两件尺寸完全相同。如何解读这些数目纷繁的结构分片?在裁片大小尺寸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玄机与规律性?

2 楚服“多片式”结构探因

在现代语境下,服装结构的剪裁技巧与织物的特征密不可分,其中一个重要技术参数就是织物的幅宽因素。由此,对于楚服“多片式”结构的探讨势必离不开对所用织物的相关考察,楚国织物成为释解该问题的核心所在。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勾画出农耕文明下劳动生活的真实图景,《墨子·非命下》中有这样的记述:“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纺绩织紵”,女性成为服装衣料生产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据史料记载楚国官营手工业中有专门的“织室”负责纺织生产,管理制度极其严格,定期为权阶层提供精美的丝织品以供挥霍享用。由于生产条件所限,东周时期的织机主要为脚踏斜织机,须织工手脚并用方可完成织造。由于坐姿端正,双手左右自由操作的可控范围大致在50厘米左右,故织物的幅宽基本以此为限,不能超越。过大的幅宽会带来以人力做动力无法克服的困难,不但织造质量无法保证,还会大大降低织造的效率。在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大量陪葬衣料中,除了纱类幅宽格外窄小外,约32.2厘米,其他如绢类49-50.5厘米、罗类43.5-46.5厘米、锦类45-50.5厘米之间。可见,楚国织物的幅宽基本控制在50厘米左右,以最大限度地适应人力织造的生产条件。由于丝绸织造的艰难

及其珍贵性,东周时期丝绸用以充当货币从事贸易活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明确规定了作为货币的布帛其形制宽度及质量要求。即便是民间单纯用于售卖的布帛,也应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礼记·王制》中记载:“布帛精疏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2]明确规定了布帛的质量及幅宽不合要求不能售卖的事实。丝织品在国家制度的干预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个体织造行为的随意性,从而确保织物规格的严谨有序。

楚国的织物幅宽虽因品种不同略有差异,但基本以50厘米为限,按照楚国的度量制度,一尺约合今23厘米,照此折算,织物的幅宽最宽不过楚制二尺二寸。无疑,如此狭窄的布幅对楚服的剪裁方式势必产生直接的影响,楚国贵族宽袍大袖的服装式样只能以“多片拼接”的方式加以呈现。在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衣物中,即使是袖长最短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0),其上衣部分也至少需用四片裁片拼缝完成。“服装的宽博”与“织物的窄狭”成为一对鲜明的矛盾体,催生出楚服“多片式”结构的诞生。

3 楚服分片的尺寸控制

基于楚服“多片式”结构成因的考释,对楚服分片的尺寸控制及应用原则的考察由此展开。马山一号楚墓出土袍服中,保存完好、形制清晰、具有研究价值的共计九件,其中A型小袖式绵袍一件;B型宽袖式绵袍两件;C型长袖式绵袍四件、单衣两件。本文将选取三种结构式样中的典型范例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期对楚服分片的尺寸控制规律获得较为客观清晰的认知。

3.1 对A型小袖式服装分片的考察

研究范例:A型小袖式素纱绵袍(N1),它是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服装中尺寸规格较为窄小的类型,属于内穿衣物范畴。款式特征为交领

右衽,后领下凹,两袖斜向外收杀,袖筒最宽处在腋下,小袖口。上衣和下裳在中腰处拼缝,上衣八片,下裳七片。素纱绵袍(N1)具体裁片尺寸数据经笔者分析整理、推导,详见表1。^[3]

表1:素纱绵袍(N1)各裁片尺寸数据(单位:厘米)

N1	上衣裁片*2(由袖口至衣身)						下裳裁片(由外襟至内襟)				
裁片宽度	23	26	26	30	20	22	28	20	20	28	30
裁片长度	50	70	110	123	90						

通过将素纱绵袍(N1)不同部位的裁片数据进行比照分析并结合素纱织物幅宽因素综合考量,可以看出上衣裁片的宽度取值在23-30厘米不等,下裳裁片的宽度取值在20-30厘米不等,而素纱织物的最大幅宽不超过32厘米,可见,素纱绵袍(N1)的裁片宽度在素纱幅宽的基础上多有削减,最大削减量达10厘米,最小削减量为2厘米。从挖掘报告所提供的素纱绵袍(N1)平面款式图可以看出,服装分片在横向上强调一种以人体中心线为基准的左右对称、比例均衡的审美法则。绵袍(N1)上衣裁片八片,呈左右对称式分布,各四片。同理,下裳七片式分片的设定在视觉上亦形成了服装在前后以中心线为基准的对称关系。上衣各裁片之间虽宽度不同,但在分配比例上保持了很好的视觉均衡性,这种均衡也体现在下裳裁片之间。楚服在裁片宽度上的差异化,缘于为了满足服装宽度规格的预先设定,上衣受制于袖展规格,而下裳则受制于腰宽大小。再来考察裁片的长度参数,裁片长度的设定则完全出于服装功能性的考虑,博袖长裳型则裁片长度取值趋大,反之,亦小。身长和袖宽成为裁片长度取值的参量。

3.2 对C型大袖式服装分片的考察

研究范例:C型大袖式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5),其主要结构特征为交领右衽,长袖,袖下部呈弧状。上衣与下裳在中腰部拼缝,上衣

正裁八片,其中正身两片,两袖各三片;下裳正裁,共五片。绵袍(N15)具体裁片尺寸经作者分析整理后,详见表2。^[3]

表2: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5)各裁片尺寸数据(单位:厘米)

N15	上衣裁片*2(由袖口至衣身)				下裳裁片(由外襟至内襟)				
裁片宽度	42	43	45	32	45	41	41	41	45
裁片长度	124	130	130	137	143	130	123	130	145

通过对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5)不同部位的裁片数据进行比照并结合所用织锦幅宽综合考量,上衣裁片的宽度在32-45厘米不等,下裳裁片的宽度在41-45厘米不等,而所用楚锦的幅宽一般在45—50.5厘米之间,服装裁片对整幅面料的使用效率较高,削减不大,以适应C型大袖式服装尺寸宽大的风格特征。基于对称性的审美考虑,上衣分片八片,呈左右四片对称分布;下裳分片五片,恰好在视觉上形成了服装前后以中心线为基准的对称关系。上衣、下裳裁片宽度比例均较为均衡。在宽度的精确取值上,则分别以袖展和腰宽规格为限定,加以筹划。下裳裁片长度的取值则完全出于实际的需要,绵袍(N15)为宽博的外服之衣,决定了其裁片长度尺寸均较大的事实。此外,本款所用织锦,其花纹为小菱形纹,经向长1.3厘米,纬向宽0.85厘米,细密的花纹铺满整个织物,因此,服装在剪裁时无须考虑纹样的干扰因素,视同素色面料对待即可。

3.3 对B型宽袖式服装分片的考察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B型宽袖式服装中,绝大多数由绢帛面料制成。绢料上绣有栩栩如生、姿态各异的龙凤花卉纹样。这些纹样都严格遵循对称的构成原则,构图规律,大多作方形、长方形或菱形分布。绢料上刺绣花纹的宽度一般在10—44厘米不等,大多不超过26厘米,相当于半幅织物的宽度。用于服装的刺绣花纹的长度约为50厘米,个别的要更长些。被

袂面上的刺绣花纹都比较大,长度一般超过 50 厘米,最长的达 181 厘米,这说明刺绣花纹的大小是和实际使用的需要紧密联系的。精美秀丽的花纹在粉饰衣装的同时也为服装剪裁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和挑战。

研究范例:B型宽袖式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主要结构特征交领右衽,两袖平直,宽袖口,短袖筒。上衣和下裳在中腰处拼缝,上衣正裁四片,其中正身两片,两袖各一片;下裳正裁六片。绵袍具体裁片尺寸及刺绣花纹大小详见表 3。

表 3: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裁片尺寸

名称 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N14) (单位:厘米)										
尺寸	身長	169	领缘	9	上衣长	55	下裳长	105	袖宽	47
纹样	对凤对龙纹绣 单位纹样长 181 厘米,宽 44 厘米									
裁片 编号	下裳						上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左身	右身	左袖	右袖
宽度	38	32	22	39	39	16	50	50	37	37
长度	105						110		94	

笔者根据《马山一号楚墓》挖掘报告中提供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实物照片,还原出服装的款式图及上面分布的织物花纹图案,见图 1。从《马山一号楚墓》挖掘报告中可以得知该纹样在织物上表现为 8 个单位纹样首尾相连的二方连续造型,全长 181 厘米,每个纹样的平均高度为 22.5 厘米,宽度为 44 厘米,见图 2。

将表 3 中服装各部位裁片的长宽尺寸与织物纹样的尺寸特征相比照,可以看出,在应用刺绣织物时,裁片宽度的尺寸设定以所用织物刺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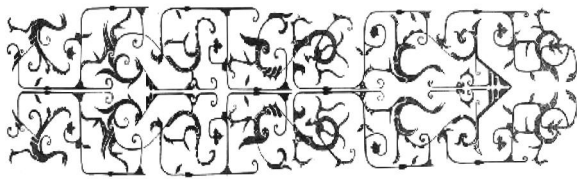


图 2:出土报告提供的对凤对龙纹绣图案(八个单位纹样长度)

纹样的宽度为基准,纹样的中心居于裁片的中心,只是根据袖展和腰宽实际尺寸的需要,纹样边缘略有减损。裁片长度的设定以单位纹样的高度为参考,力求取单位纹样的整数倍。例如,下裳裁片长 105 厘米,则包含 5 个单位纹样的长度;衣袖裁片长 94 厘米,则包含 4 个单位纹样的长度。可见楚人在裁剪服装衣片时尽量做到保持面料上刺绣花纹的完整性,不轻易裁断破损。此外,在考虑到布幅、纹样以及服装规格尺寸的同时,上衣与下裳在分片上仍力求做到左右对称、比例均衡的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衣片分割在视觉上的协调性。

通过以上系列考察,可以看出楚服虽形态结构有所差异,但在分片剪裁上都遵循着“左右对称、比例均衡”的应用原则,形成一种平衡稳重的视觉美感。《礼记·深衣》篇中特别强调了古人对深衣造型曲直变化的审美要求,“古制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2]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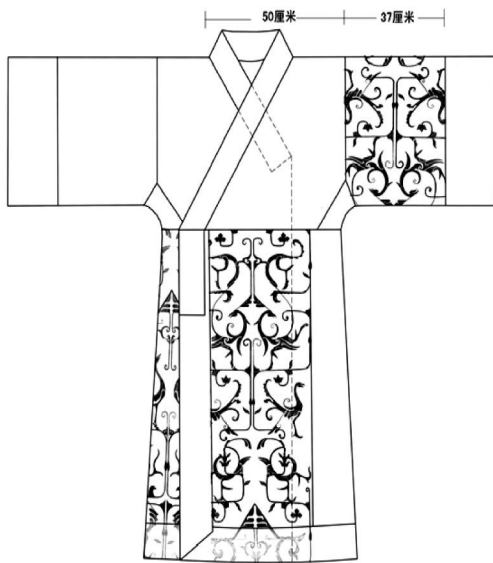


图 1:笔者还原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款式图及纹饰

服本属深衣形制,虽经继承发展有所变化,但古人在服装上所追求的谨严的秩序美感却从未改变,楚服分片的事实构成最好的明证。此外,从出土的单裙、绵袴的分片情况来看,也不谋而合地遵循着对称均衡的审美原则。楚服在剪裁过程中结构分片以视觉平衡为前提,在筹划裁片的具体数量以及长宽尺寸时还须考虑所选织物的种类、服装的结构风格类型及

尺寸规格等变化因素。裁片宽度的取值上,织物幅宽(或刺绣图案宽度)、服装的袖展、腰宽作为直接的参考依据,参与计算定值。而在裁片长度的取值上,服装的袖宽、身长、下裳长可作为参考数据,若是以刺绣图案为主的织物,则长度的取值以纹样单元长度的整数倍为参考,力求最大限度的不破损纹样的完整性。此外,楚服在剪裁上多不耗尽织物全幅而是多有削减,或因如下缘故,《论语·阳货》篇中提到“非帷裳,必杀之”,孔子认为如果“不是上朝和祭祀穿的用整幅布做的裙子,一定要裁去一些布”,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马山一号楚服,作为有别于“朝服”和“祭服”的生活用“常服”,其服装裁剪时不用尽全幅布料,而是渐次收杀,以示对高级礼用服装的尊崇和退让。

4 结语

马山一号楚墓丰富衣物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东周楚国贵族妇女奢华生活的真实明证,这些气势宏大、造型多样、织纹秀丽的服饰体现出楚人高超的审美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楚服中的“多片式”结构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为了协调织造条件对于织物幅宽的限定同时满足贵族阶层在服饰上骄奢淫靡的褒衣诉求

而创造发展而来,“多片式”组合成为楚服结构最为显著的风格特征。楚服用料各异,在尺寸规格上也是悬殊有别,体现了楚服式样的丰富性特征,这为楚服分片数量及尺寸大小的多变性提供了条件。楚服分片的数量及尺寸设定以“中心对称”为审美原则,具体分配时须考虑织物幅宽、纹样大小、服装的风格类型以及规格尺寸的限定等变化因素,力求在视觉上形成“比例均衡”的稳重效果。楚服虽品类丰富,但这一结构设计思想却贯穿始终,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独特的结构意识、综合筹划的思维能力和物尽其用的朴素的自然观念。透过对楚服结构的深入探究,可以折射出农耕文明下中国古代服饰在结构分片问题上的普适意义,从而为中国古代服装结构的相关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9、20-23、33.
- [2]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20、1008.
- [3]彭浩. 楚人的纺织与服饰[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2、38、128.

(收稿日期:2013年6月13日)